



仙剑神曲

4

牛语者◎著

不是为了说什么成仙的故事，只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可能遇到过的故事……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仙剑神曲

|| 仙剑神曲 ||
少年不堪弄情愁，
泛小舟，付水流。
可怜彩蝶，
风雨花满楼。
仙人奇侠虽逍遥，
妖魔道，爱义柔。
红尘万丈有恩仇，
剑气收，笛音休。
憔悴宽衣，红颜为君忧。
霜雪依稀灵珠泪，
奴有梦，月如钩……

4

牛语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神曲 / 牛语者著. 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80-391-2

I. 仙... II. 牛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VI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831 号

仙 剑 神 曲. 4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00 印张 1300 千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680-391-2/I · 283

定价: 100.00 元(全 5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450002)

本书由 Freshpub, Inc. (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) 授权在中国大陆
(不含港澳台)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

仙剑神曲

4

第十三章

顿悟星天

1

第十四章

龙腾虎跃

75

第十五章

漠北霜雪

145

第十六章

烟雨缥缈

217

第十七章

雾起云林

287

求

II

仙剑神曲

第十卷

顿悟星天

褚衣青年仰头哈哈大笑，但见周围树上的叶子簌簌飘落，笑声停歇处，只听他轻轻说道：『什么佛门清净地，不过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宰场罢了！』

几名知客僧脸色齐变，黑脸僧人更是怒喝道：『小施主，你究竟是那家弟子，竟敢在敝寺山门前口放厥词，辱我云林禅寺！』

一、怒 战

古钟飘渺，悠然回荡于崇山峻岭之间。

一轮落日徐徐西沉，青山外，晚霞如火已是黄昏。

暮色余晖里，云林禅寺高耸千年的山门依旧巍峨，古朴苍老的青石，默默伫立。

当最后几位入寺参拜香客的身影，慢慢消失在山林中，几位知客僧站在山门前，闲聊起来。再等一会儿，云林禅寺的大门就该关闭，是众僧准备晚课的时间了。

比起前几日的劳碌繁忙，这两天总算清闲了一些。

无为方丈的大礼，隆重结束后，各门各派也渐渐散去，寺里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

眼下众僧私下议论最多的，就是下月初八，天陆剑派联手围剿魔教地宫之事。

云林禅寺众望所归，继二十余年前婆罗山庄之役后，再次成为光大正道、消灭魔教余孽的召集人。

而新任的无涯方丈，更被公推为七大剑派的领军之人。

惟一美中不足的是，与云林禅寺并肩称雄的翠霞剑派，已经明确表示，不再参与云梦大泽之战。

想想也难怪，出了淡言真人这档子事情，翠霞剑派处境今非昔比，尴尬之余，他人也不好勉强什么。

不过，有一恸大师这样的绝世高手坐镇，区区的魔教余孽，也还不是手到擒来？

六大剑派清剿地宫，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。

几名知客僧正说得津津有味，忽然发觉山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现出一个褚衣青年的身影，一语不发，只双手负在身后，抬头望着云林禅寺的匾额。

谁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好像凭空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，说不出的古怪。

一名知客僧忍不住说道：“这位小施主，敝寺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。您若是想敬香礼佛，还请明天起早吧。”

褚衣青年收回目光，冷冷望向说话的知客僧。

那知客僧在云林禅寺已有三十多年，修为也算不弱，可触到对方锐利如刀的眼神，却没来由地心里一寒，勉强镇定心神，暗自心犯嘀咕道：“这人年纪轻轻，眼神却古怪得很！”

“我不是来敬香礼佛的，”褚衣青年漠然回答道：“我来找人。”



那知客僧一怔，问道：“不晓得小施主您，要找的是敝寺哪一位僧人？”

褚衣青年一字一顿说道：“一执大师！”

那知客僧急忙回答道：“小施主有所不知，敝寺的一执师叔祖，闭门谢客多年，除了几位老友与当世高人外，他老人家几乎不再见客。

“若您想见别人，贫僧或可代为通禀，可一执师叔祖却恐怕不行。”

褚衣青年淡淡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就要见他。”

那知客僧隐约猜到对方是故意上门找茬来的，不过也没太放在心上。毕竟褚衣青年看上去也就二十来岁，能起多大风浪。

转念又一想，说不准这年轻人是哪家的门徒，受人指使，才跑到云林禅寺山门前意欲闹事，在他身后，也说不定藏着什么有来头的人物，要与本门作对。

不然，借给这褚衣青年一百个虎胆，也不至于狂妄到孤身挑衅天陆正道第一大派的地步。

他一面暗中使个眼色，让师弟入寺通禀执香堂首座无痴大师，一面双手合十，脸露难色道：“小施主，不是贫僧不愿为您通禀，而是实在难以办到。”

褚衣青年见旁边有知客僧悄然快步入寺，心中岂能不明白。

他嘿然冷笑道：“云林禅寺好大的架子啊，莫非还真把这里当成西方佛祖的雷音殿，要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三叩九拜，才能入寺不成？”

一名黑脸僧人性子较暴，闻言不禁愠怒道：“这位施主，我师兄已经对您说得很明白。一执师叔祖年事已高，不再随便接见常人；您要是想存心生事，我云林禅寺是佛门清静之地，可不容有人肆意逞凶。”

褚衣青年仰头哈哈大笑，但见周围树上的叶子簌簌飘落，笑声停歇处，只听他轻轻说道：“什么佛门清静地，不过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宰场罢了！”

几名知客僧脸色齐变，黑脸僧人更是怒喝道：“小施主，你究竟是哪家弟子，竟敢在敝寺山门前口放厥词，辱我云林禅寺！”

褚衣青年冷冷道：“我有说错么？”

黑脸知客僧大声道：“当然是大错特错了！敝寺一贯慈悲济世，广播佛法，普天之下，谁人不敬，哪个不服？”

“你将敝寺比作那个那个，呸，齷齪的地方，分明就是在有意挑衅！”

褚衣青年点点头，悠然回答道：“这点你倒是说对了，我今天就是来找事的。只是不晓得诸位小师父能够将丁某怎样？”

若是换个聪明人，或许立刻就能联想到丁原身上，可惜这个黑脸僧人脑袋，也不怎么灵光，其他几僧也没想出来，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，居然就是近年来名声鹊起、威震天陆的丁原，还只当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辈。

黑脸僧人叫道：“好啊，果真叫我猜中了！你要是知趣，最好赶紧乖乖离开。小僧看在佛祖慈悲为怀的份上，也不与你计较。要不然，只好将你拿下，交给敝寺的戒律院发落！”

丁原本不想拿这几个无名的知客僧出气，一听黑脸僧人这般说，他傲然一



笑道：“好得很，丁某就站在这儿不动，看小师父你如何将我拿去戒律院发落。”

他日前与年旃在万壑谷分手，本想回返天雷山庄，看看盛年是不是已经回去。不想半路上，听到淡言真人与阿牛出事的消息，暗中细一打听，顿时悲怒交加，不能自己。

虽然他被老道士赶出了师门，多少生出些怨愤不解，可真要有人加害淡言真人半个指头，怕雪原仙剑当头就要劈下。

更何况，这回听到的竟是老道士的死讯！

而阿牛，也已落得行踪不明，生死未卜。

丁原自幼颇多苦难，养成了偏激张扬的性格。其后翠霞山十余年的修炼，在老道士耳闻目染的熏陶调教下，已大有改观。自从得悟天道上卷心法后，更是较年少时收敛了许多。

可这一回，便是天王老子再生，也拦阻不住他复仇的怒火。

丁原当然知道，他这回要面对的，是号称天陆七大剑派之牛耳的云林禅寺，甚而是在与整个正道为仇作对。

然而那又怎样，老道士已经给他作出了榜样。因此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迟疑，他回转身，御剑千里，直杀云林。

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假如不是以一执大师为首的云林众僧一再逼迫施压，老道士岂会迫于无奈、祭起元神，最终落得神消形散的下场。

不过，要是这当中有谁敢阻止他的复仇，丁原一样会视如敌仇，血溅十步！

黑脸僧人听丁原这么说，当下合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施主，请恕贫僧失礼了！”身形一摇，脚踩云林禅寺的“灵鹫仙步”，探手抓向丁原肩头。

他粗中有细，陌路相逢不敢托大，这记“天龙八爪”沉稳内敛，攻中带守，不求伤敌先藏退路，也可算是中规中矩的老成招式。

谁晓得丁原说不动，果真就不动，黑脸僧人的手爪，根本没费什么劲，就抓在了他左肩头上，好多想好的应变后招，居然一概用不上了。

黑脸僧人一愣，也没料到对方这么轻易就被自己抓住，五指用力一紧，朝身前一拽道：“起！”

丁原纹丝不动，面带微笑道：“小师父，你中饭没吃饱吧？”

黑脸僧人脸一红，好在沾了肤色的光，也没怎么显露，气沉丹田，再次催动真气大吼道：“给我起来！”

这回他用上了十分的功力，可说整个的劲力全吃在了右手上，就不信眼前的褚衣青年脚下真的生了根。

可手往上一提，立刻就察觉不妙，原来丁原肩头猛然一沉，如游鱼似的从他的五指中滑脱。

黑脸僧人劲道用在空处，胸口被激得说不出的难受，就好像自己拿着铁锤，砸在了胸膛上一般。偏生脚下重心也随之失去，一个踉跄，仰天摔倒在地。

幸亏他根基颇为扎实，后背刚一沾地，腰上使力挺身跃起，才没出更大的



丑。

他瞠目结舌，手指丁原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使诈！”却是惊怒之下，连用词也不讲究了。

丁原气定神闲，回答道：“奇怪了，我动都没动，你自己不小心摔倒，却怎么要赖在我的头上？你们云林禅寺的僧人，都是蛮不讲理的么？”

“你要是不服气，丁某尽可以让你再来一次，不过，摔了跟头，可别乱指东指西地赖在别人头上。”

黑脸僧人气得脸色由红变青，可一招以后，也知道眼前青年的修为，比自己高出不知道多少，哪里还敢轻举妄动。

先前说话的那中年知客僧，迈步走上前说道：“师弟，让贫僧来试上一试。”

他自然看到黑脸僧人在提手时，丁原有肩膀下沉的动作，只这一手，就足以证明对方敢孤身惹事，的确是大有来头。

奈何丁原口舌不饶人，摆明是要下云林禅寺的颜面，自己焉能无动于衷？

况且，他自忖修为比之黑脸僧人高出一截，又有前车之鉴。师弟失手，自己未必就不行。至少，也可以探出褚衣青年的深浅，和门派路数来。

比起黑脸僧人，他更加老成持重，先朝丁原一礼道：“小施主，贫僧得罪了。”

丁原淡然道：“何必假惺惺地行什么虚礼，说什么好听的话，不是要抓我吗？只管上来就是了。”

中年知客僧深吸一口气，步步逼近到丁原身前，一抬右手，也似黑脸僧人般抓出，不过取的是丁原胸口衣襟。

他暗自想道，你肩头能够使巧劲下沉，骗过我师弟，却看我抓住你胸口，你又如何挣脱？

丁原依旧不动，甚至双手都负在背后，任由对方擒住衣襟。

中年知客僧运劲往外一送，口中低喝道：“去！”想借着手上的推力，把丁原抛出，也算是为师弟找回点面子。

哪里知道五指间力道将生未生之际，丁原虎腰朝后一折，施展出连江湖卖艺汉子都会用的“铁板桥”来。

中年知客僧“哎呀”一声，收力已是不及，被丁原向后一带的巧劲所引，身子凌空飞起。

中年知客僧手中一滑，偌大的身躯，从丁原身子上斜飞而出。

众僧面面相觑，到此为止，对方还没有真的出手亮招，脚不动、手不抬，连摔出两名知客僧。

一朝前飞、一往后仰，虽然摔出的形态姿势不同，可那份借力打力、妙到巅毫的功夫，却是自己使不出来的。

中年知客僧人在空中，心知肚明自己也着了对方的道，窝囊的是，自己却与师弟一样连这褚衣青年的路数，都没试探出来。

忽然一股柔和罡风拂到，将他身子轻轻一托，双足稳稳着地，耳中听到一

老僧嗓音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位小施主好俊的修为，恕老衲孤陋寡闻，却不知你师出何门？”

一个矮墩墩的白眉僧人，在几名弟子的引领簇拥中，缓步走出山门，身披大红袈裟，显然身份尊崇。

在他身后，一个小沙弥，双手扛着支青铜禅杖，竟有一丈八尺多，远比普通禅杖长出许多。

来人正是云林禅寺执香堂的首座无痴大师，继原任的执香堂首座一愚大师隐退佛学院后，他已算得上是寺中的要紧人物之一，平素若不是非常事情发生，也少有露面。

刚才远远见到丁原一式普普通通的“铁板桥”，居然将本寺修为三十多载的弟子，轻易摔了出去，无痴大师也禁不住心中暗吃一惊。

丁原见到对方气派穿着，猜知应是寺内的重要人物，可依然一副眼高于顶的模样，冷冷回答道：“我没门没派，身上的这点修为，也仅够打狗杀猪。”

听丁原言语冲撞、无礼之极，无痴大师不由一皱眉，只不知道眼前的青年，与云林禅寺又有什么难解之怨。

但他既能出任执香堂首座，负责云林禅寺的外事接待，涵养功夫自然非同一般，笑咪咪地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惜敝寺忌讳荤腥，无狗也无猪，小施主打狗杀猪的手艺，只怕是用不上了。刚才老衲门下弟子多有冒犯，还请小施主海涵。”

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无痴大师忍让道歉，丁原尽管满腔怒火，也不好肆意发泄。

他冷冰冰道：“我是来找一执大师的，让他出来说话。”

无痴大师道：“不晓得小施主有什么事要找一执师叔，他退隐多年少有露面。倘若小施主果真有要紧之事，不妨先说与老衲，看看是不是能为小施主解决。”

丁原摇摇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恐怕你解决不了。”

无痴大师白眉微微一动，继而呵呵笑道：“老衲声望才德，自然不能跟一执师叔相提并论，但数十年来，忝居执香堂首座之职，也算勉强将就得过去。

“小施主不妨说来听听，要是老衲果真解决不了，再去麻烦一执师叔也不迟。”

丁原微笑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执香堂首座无痴大师，失敬了。不过，我是想借一执大师身上的一件东西用，大师你可作得了主么？”

无痴大师注视丁原，徐徐问道：“却不晓得小施主想向一执师叔借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丁原回答道：“我要借一执大师项上人头一用，你能作主吗？”

无痴大师一惊，再仔细端详丁原相貌衣着，豁然醒悟道：“原来小施主就是翠霞派的丁原！恕老衲眼拙，刚才竟然没能认出阁下。”

丁原沉声道：“无痴大师，你既然知道丁某来历，就该明白我所为何来。我



也不想为难你，去将一执老和尚叫出来，丁某要用他的人头，来祭奠老道士的英灵！”

黑脸僧人按捺不住，低声喝道：“放肆！淡言真人死有余辜，你还一一”他话到一半，丁原眉宇一扬，挥手射出一道玄光。

无痴大师就站在黑脸僧人不远处，却也来不及出手拦截，耳中听得弟子闷哼，手抚胸口软倒在地。

两名知客僧赶紧扶起黑脸僧人，唤道：“师弟！”

无痴大师眼中精光闪动，也有些动了真火，缓缓道：“丁小施主，劣徒所言，的确有欠妥当，可你动辄伤人，也未免有失厚道。”

丁原淡淡道：“大师放心，他只是中了我一记玄金飞蜈，以贵寺的灵丹妙药，自然不难保住性命。我只是要他吃点苦头，也好长足记性，往后不要胡说八道。”

无痴大师心中稍稍一宽，合十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淡言真人不幸身亡，敝寺上下也遗憾得很，那也原非我一执师叔的本意。

“要知道，自古正邪势不两立，敝寺这次也是无可奈何，更没想到令师会有如此激烈的举动。

“丁小施主，这件事也算是天意，还请你节哀顺便，却怪不得一执师叔。”

丁原听无痴一番话，居然说得义正辞严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许久后，才停歇下来说道：“贵寺无为大师死了，你们就说是惨遭魔教余孽毒手，声声叫嚷要报仇；我师父走了，却成了天意，要我节哀顺便，还不能找一执那老和尚算账，这算哪门子道理？”

“我算是懂了，什么名门正派，不过是打着堂皇旗号的伪君子！”

“废话少说，要一执出来，不然今日丁某势必血洗云林，不死不休！”

无痴大师静待丁原说完，才摇摇头道：“丁小施主，你这么说，未免太偏激了些。我云林禅寺被天下人尊为正道翘楚，岂是自家吹嘘的？”

“令师故去时，小施主并不在场，后来道听途说，难免会有失偏颇。老衲希望小施主能先冷静下来，不要因一时冲动，而铸下大错。”

丁原嘿嘿道：“无痴大师，你年纪一大把，说得倒比唱得好听，也许真该索性改了法号，叫做‘无耻大师’岂不更贴切些？”

无痴大师再好的涵养，也笑不出了，徐徐道：“丁小施主，老衲爱惜你是青年俊彦，天陆正道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又怜你哀师之亡，才百般开导劝解。

“可你若要再不知进退，一味地胡搅蛮缠，怨老衲也不能继续袒护你了。”

丁原哼道：“谢谢大师好意，可惜像你这样的袒护，丁某消受不起，敬谢不敏了。”

无痴大师叹息道：“丁小施主，劝你还是下山去吧，不要再在敝寺惹是生非。不然非但无法为令师报仇出气，反而令他九泉之下再蒙羞耻。”

丁原闻言更怒，迈步朝山门走去，朗声道：“好，我索性惹是生非到底。你既然不肯叫一执那老和尚出来见我，丁某便直闯进去，看有谁敢拦阻？”



无痴大师双手合十，推出一道浑厚掌力，诵念道：“小施主，请留步！”丁原身躯一闪一绕，宛如风拂杨柳，将无痴大师的“金刚伏魔印”尽数卸去，又朝山门近了数尺。

无痴大师微微一凛，再次沉声喝道：“小施主，请留步！”大袖鼓动膨胀，带起九成功力，第二次向丁原推去。

丁原身子冲天而起，在空中一转一翻，翩然飘落，又闪过了一记“金刚伏魔印”。

他目中冷光闪烁，道：“无痴大师，我本只想找一执和尚的麻烦，无意殃及旁人，可你一再的出手相阻，就别怪丁某得罪了！”

无痴大师见丁原轻而易举，让过自己两记苦心修炼两甲子的“金刚伏魔印”，禁不住暗暗惊讶。

原先就有传闻言道，丁原再次出世以来，力压红袍，踹破鬼冢，直有驾凌正道十大高手之势。今日一见，只怕比传闻里说的还要厉害，况且又是含愤而来，一个处置不好，云林禅寺今夜就是一场血战。

他苦笑道：“丁小施主见谅，老衲负有看守山门之责，不得已才出手阻拦。小施主若仍欲一意孤行，老衲说不得，也惟有舍命护法。”

丁原颌首道：“无痴大师，丁某便成全你了！”

脚下穿花绕柳步一晃，人已到无痴大师身侧，左拳横出一引带开对方注意力，右拳快逾流星直打面门。这一式“曾”字诀虚实相合，快慢兼备，已演绎到至高境界，即管曾山本人来使，除却功力胜出一筹之外，只怕也不过如此。

无痴大师不敢怠慢，左掌大慈悲手，横在胸前；右手“金刚伏魔印”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劈出，正切在丁原右拳上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丁原身躯借势一侧，左拳化虚为实，轰向无痴大师左肋，又快又准，正是“曾”字的开头一横。

无痴大师反应奇快，左肩微沉，大慈悲手向下轻轻一压。

谁晓得丁原竟似早一步看破了他的变化，拳到中途蓦然变招上挑，“啪”的击中无痴大师左掌。

无痴大师顿时手臂发麻，不由自主往后撤步，堪堪卸去丁原拳劲。

高手相争，半步也退让不得。无痴大师刚一挪步，丁原的攻势好似水银泄地，无孔不入轰向他左半边身子，欺他左掌一时乏力，穷追猛打。

无痴大师一面施展浑身解数，招架闪躲，一面惊诧道：“这年轻人好深厚的功力！我原本以为，他不过在招式上有变幻莫测之神通，没料到刚才两记对掌，却令我稍落了下风。

“只怕能与他相抗的，也只有几位师叔了。淡言真人居然能够教导出如此了得的弟子，着实教人难以置信！”

二十余个回合后，无痴大师左臂虽然说缓过劲来，可气势已为丁原完全压制。

只觉得对方的招式犹如滚滚大潮，编织出无数的漩涡，将自己陷溺其中不



能自拔，无论他如何还击，却总打不破丁原惊涛骇浪似的攻势，直压得胸口喘不过气。

无痴大师的修为，虽称不上云林禅寺翘楚，可也算“无”字辈中的高手，一生之中，还没像今天这样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，竟无还手之力。

眼见着落败仅是弹指间事，忽然一个假身飞起，凌空抓过青铜禅杖，当头一挥。

二、无 双

他深喘一口气，平复呼吸，说道：“丁小施主修为果然了得。换在平日，老衲已该认输，只是今日职责所在，只能死战不退，请见谅了。”

丁原心道：“这老和尚看上去，还有点佛门高僧的模样。我今日只是要为老道士报仇出气，找那一执和尚算账，也不用过分为难他了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微笑道：“大师好说，丁某接招就是。”

无痴大师愕然道：“难不成，丁小施主打算空手应对老衲的疯魔禅杖？”

丁原傲然一笑，回答道：“有何不可？丁某的雪原仙剑出鞘见血，既然与大师并无深仇大恨，自然也不需要用它了。”

无痴大师颌首道：“丁小施主的胸襟气魄，老衲着实钦佩。倘若再一意固执，反倒显得矫情了。”

“不过老衲的‘疯魔十八杖’势大力沉，稍后交手时，施主切不可轻敌。一旦有个闪失，老衲难以收手之下伤了施主，还望原谅。”

丁原答道：“有劳提醒，就请大师出招，丁某在此恭候就是。”

无痴大师合十作揖，好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双眼暴睁，精光如锋，散发出庞大气势。两手握住禅杖柄身，飞快转动，舞出团团青色光华，远远望之，犹如一蓬云岚翻腾跌宕，流散出绚丽华彩。

丁原是首次遭遇云林禅寺的一流高手，当下也不敢过分托大。

他双足以丁字步，四平八稳列开门户，目光紧紧锁住一丈八尺长的疯魔禅杖，用的是以静制动、后发制人的策略。

无痴大师一声呼喝，疯魔禅杖宛如风轮般飞舞，罩着丁原头顶砸落，层层罡风青芒里，方圆十丈内飞沙走石，黄尘如一条条云柱，飞旋而起。

丁原目光如炬，看准疯魔禅杖来势，借着穿花绕柳的轻盈身法，身躯不可思议地向右侧倒，右臂几乎已贴到了地面，双脚却兀自牢牢钉在原地，不动分毫。

这一式“柔柳”身段，丁原以往只在修炼时偶尔练习上几次，总觉得太过消极行险，因此从没有在实战中施展过。

但随着他修为突飞猛进，对穿花绕柳身法的体悟，也日益精深，面对无痴



大师石破天惊的当头一击，竟心灵福至地使出此招来。

无痴大师的疯魔禅杖“呼”的走空，丁原身子恰似陀螺一般，以双足为圆心贴地旋转，绕到对方左腿旁，双拳以“山”字诀攻出，直打无痴大师下盘。

无痴大师不由暗道：“这年轻人好厉害的眼光！”

他的疯魔禅杖挥舞开来泼水不进，威猛无俦，最喜与人硬撼对攻。

丁原偏不着道，不仅以穿花绕柳的身法避开锋芒，更出手反攻他的双腿。需知“疯魔十八杖”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失之于灵动多变，下盘的防守，远不如上身。

丁原仅仅一个照面，就抓住弱点，单就这份眼光经验，绝非同龄的天陆年轻俊彦可比。

但要说，就凭这一招便可克敌制胜，令无痴大师俯首称臣，那也未免太过小看云林禅寺一流高手的惊人实力。

无痴大师双足不动，疯魔禅杖“呼呼”挂风回卷，竟是毫不理睬丁原攻势，直以禅杖轰向他的后脑。

这种不按牌理近乎拼命的打法，丁原以往每逢险境时也多有用到，可说是拿手的绝活之一。没有料到，今天居然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自己，而且出手之人，还是一位云林禅寺的高僧。

丁原这才明白，为什么这套杖法叫作“疯魔”了。

果真是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招招都是蛮不讲理的疯狂打法，全不把自己的性命，当作一回事。

可也正因如此，才教人头疼无比。假如双方修为只在伯仲，仅这一套疯魔杖法，就可把不欲拼命的敌手气走。

好在丁原对敌经验已丰，近年来会过的天陆顶尖人物不知凡几，也不至于乱了章法。

他自然不愿拿自己的性命去交换对方双腿，腰上一使力，凌空翻转而出，脱离了疯魔禅杖的攻击范围。

但这么一来，不免落了后手。

无痴大师呵呵一笑，声音里竟也透出癫狂，疯魔禅杖如影随形，奔着丁原腰身砸下，正是他最难受的位置。

丁原微一提气，身体蓦然漂浮倒立，双脚以辟魔腿，踢出一串光影，梅花间竹似的点击在疯魔禅杖上，借着回挫之力，倒飞出三丈。

无痴大师由衷赞了声“好功夫！”脚下大步流星，追着上来，又攻出第三杖。

丁原不由有些着恼，他出道以来，还很少有被人家上手穷追猛打的窘迫经历，反倒是风雪崖、姬别天等人，曾被他狠狠压制。

适才一招失算，无痴大师不依不饶地连出猛招，却硬生生将他逼到下风。

旁边几名知客僧看得眉飞色舞，大声为无痴大师喝彩，恨不得下一杖就拿下丁原。



转眼，双方拆解了十余回合，丁原渐渐看清疯魔禅杖的路数特点。

原来这套杖法全不讲究招式的变化，只凭无痴大师的双手飞速转动，形成团团风轮般的光影上下翻飞，或直或横，或侧或斜，刚猛雄浑又兼之浑不讲理，才教他上手颇不适应，险些吃了大亏。

丁原心境逐渐平和，暗暗思忖道：“我若是有仙剑在手，又或以天殇琴反击，以硬碰硬，这老和尚的修为尽管了得，却也未必是我对手。只需三五招的进攻，就可教他乖乖认输。

“不过，既然我已夸下海口要徒手应对，自然不可毁诺。说不得，只好先以身法与他周旋，待看清楚所有招式变化，再出奇制胜。”

主意打定，丁原更不与无痴大师硬拼，利用穿花绕柳的绝世身法和诸般杂学，只在外圈游斗。

无痴大师空负神力，却只能跟在丁原身后撵追，往往眼看着疯魔禅杖就够着对方后背，却又被丁原宛如游鱼似的滑走。

这也怪不得无痴大师，他本就不以身法见长，又要挥动一丈八尺的疯魔禅杖，在速度上，无论如何比不上丁原。因此表面上大占上风，可连对方的衣角也捞不到半片，偏偏又不敢稍有疏忽，以被对手所乘，其中苦处惟有自知。

如此二十多个回合，疯魔禅杖的威力虽然不减，可招式已有重复。

无痴大师身为云林禅寺执香堂首座，平素笑脸相迎，和气送客，也少有与人争斗。这一套疯魔杖法使满十八杖，却依旧拾掇不下对手，可说是平生第一遭令他大大着恼之事。

这事自然也惊动了云林禅寺上下众僧，短短半炷香不到的工夫，新任的方丈无涯大师，率着几名“无”字辈高僧，以及少有露面的一正大师，先后赶到，在山门前黑压压站了一片。

众僧从知客僧的口中，已明白事情原委，惊诧之余，也对丁原的修为讶异万分。但碍着身份门规，谁也不好擅自出手相助无痴大师，只目不转睛关注着场中动静。

无痴大师久战不下，心头生起焦灼，猛然一收禅杖，立在原地，罢手不打道：“丁小施主，你这么一味纠缠游斗，只怕打到天黑，也分不出结果来。”

丁原已然摸透“疯魔十八杖”的变化奥妙，胸有成竹道：“大师说的也是，从下一回合起，丁某不再躲闪就是。咱们俩就凭着真实修为，好好斗上一场。”

无痴大师一喜，他自恃疯魔禅杖威力无伦，可谓云林禅寺第一刚猛杖法，只要丁原不凭借身法闪躲，以硬碰硬，自己便有很大的把握取胜。

当下无痴大师禅杖拄地，颌首道：“好，倘若丁小施主果能信守承诺，老衲要是在二十回合里仍不能赢下，权当认输！”

一正大师眉宇微扬，隐约预感到不妙，沉声喝道：“无痴师侄，休要轻敌！”

无痴大师合十，向一正大师躬身礼道：“多谢师叔提醒，弟子受教了。”但并不收回方才所许下的二十回合大限。

丁原摇头道：“何必那么多招，三个照面里，我要是不能让你禅杖脱手，就



算丁原认栽，立刻拍手走人。老道士的仇，留待下辈子再报！”

无痴大师双目圆睁，低喝道：“丁小施主，这可是你说的！”

丁原淡然道：“丁某言出必行，大师只管出招！”

无痴大师点点头，轻声道：“老衲这回倾力出击，不留余手。丁小施主，你可要当心老衲万一收招不及，伤到阁下。”

丁原大刺刺站在那里，全不把无痴大师的警告听进耳朵，挥手作了个“请”字。

无痴大师深吸一口气，知道此战关系到本寺颜面，不敢心存丝毫懈怠。

他催动十成的“金刚佛力”，病魔禅杖恰似滚雷奔腾，破开层层青光，挟着轰然闷响，朝着丁原惊涛骇浪一般地涌来，果有气吞山河之磅礴气象。

无涯大师等云林禅寺的一众高僧，无不暗自惊叹道：“无痴师弟平日里最是低调，少有见他真正出手过。没想这些年里，他的病魔禅杖进境若斯，此战要换作是我空手以对，除了闪避，着实想不出第二种办法！”

看那丁原却是不动，眼见病魔禅杖狂飙席卷，一路杀到身前，他才蓦然探出右手，紧捏成拳，去势如虹，直击禅杖转动的圆心。

众人悚然动容，除了少数几位高僧外，其他人莫不诧异道：“这年轻人难道疯了不成，竟敢用肉拳，以卵击石，硬撼病魔杖法最强横的地方！”

甚至已经有人预想到，丁原骨断筋折、头颅开花的凄惨结果。

孰知“叮”的一记鸣响，丁原的右拳击中禅杖正中，非但安然无恙，反而令漫天的禅影骤然幻灭。

无痴大师朝后一个踉跄，面色大变。

原来，病魔禅杖最致命的罩门，就是它看似最为强大牢固的杖心。

这就好比风车旋转时，一旦中央的轮轴散架，再庞大的风轮也无济于事。

丁原欺身而上，左拳虚点面门，右手五指并立如剑，插向无痴大师心口。

无痴大师脚下方寸正乱，不及闪躲，只好横杖封架。

此举正中丁原下怀，他右掌顿时化为爪形，轻柔无比地捏住杖身，左肘下沉一压，顶在禅杖的另一头上。

无痴大师运劲回夺，暗道：“老衲就是不松手，看你能如何！”

哪里料想禅杖一抽之下，空空浑不着力，反有一股柔和的真气涌了进来。没等他作出下步反应，攻入体内的那道真气，突然扩散开来，迅速消融着“金刚佛力”，直有要将他苦心修炼两多甲子的修为，尽数化去的势头。

无痴大师骇然惊呼道：“化功神诀！”忙不迭抱元守一，强自抵抗。

丁原微微一笑道：“第三招！”右手巧劲一顺，轻而易举将病魔禅杖从对手怀抱里夺了过来，“当啷”插入脚下黄土，深逾三尺。

无痴大师面若死灰，他平素最为自傲的病魔杖法，就这么被人三招破解了，兀自有些不敢相信。但终究是一代高僧，失意中，依然双手合十道：“丁小施主，老衲输了。”

丁原不为己甚，道：“大师，现在你可以将贵寺的一执老和尚请出来了



吧？”

无痴大师面露难色，没有回答，身后的无涯大师徐徐道：“丁小施主，不是一执师叔有意倨傲不见，只是不巧他昨日恰好离寺外出。一时半会，恐怕也见不到。”

丁原一怔，摇头道：“我不信，事情就有那么凑巧？他那么多年没离开过云林禅寺半步，不早不晚，偏偏这个时候出去了，说来谁信？”

一正大师是在场众僧中辈份最高，年龄最长者，却也是老而弥坚，火气并不减于盛年之时。

他听丁原话中，分明有指无涯说谎之意，不禁怒道：“丁小施主，敝寺方丈何等的身份，怎么会哄骗你？你若不信，老衲也没有办法。尽可由得你在山门外等着，瞧瞧一执师弟何时会回来见你！”

丁原生来吃软不吃硬的脾气，无痴大师尽管与他恶战一阵，可对方好歹执礼甚恭，也有一代高僧风范，因此他纵满腔怒愤，也不好随意发作。

一正大师这么一开口，顿时激起他的傲性，嘿然冷笑道：“我偏就不信，要是他再不敢出来，就别怪丁某闯进去，闹得云林禅寺鸡犬不宁！”

众僧闻言，不约而同地变色，有些年迈僧人，不由想起将近七十年前，苏真孤身闯寺，金佛题句的旧事。

可就算那个时候，嚣张如苏老魔头者，也要借着夜色身法先行潜入云林，哪里像丁原这般明火执仗，大天白日口出狂言，难道真视山门前数十高僧如无物？

无涯大师高诵佛号，说道：“丁小施主，老衲的话句句为实。你的心情，老衲也能够理解，但敝寺垂名千载，岂能任由外人肆意搜查喧嘩？”

“其中苦衷，还请丁小施主谅解，怨老衲无法苟同。”

丁原哼道：“我管不了你云林禅寺的什么声威名头，谁逼死老道士，就该以命相偿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今日丁某见不着一执那老和尚，誓不甘休！”

一正大师怒道：“丁原，莫非你真当敝寺怕了你个后生小辈不成？掌门师侄好话说尽，你却仍旧一意孤行。哼，再若无礼，莫怪老衲金杵无情！”

丁原双眼一翻，望着天空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算哪家破庙里的野和尚，好大的口气！丁某就不信这个邪了，今晚云林禅寺我是闯定了！”

一正大师喝道：“好胆！老衲云林一正，小辈你可有听说过？”

丁原仰望着沉沉夜空，那几点孤星闪烁，却不晓得其中哪一颗才是老道士的归宿。他心头一酸，怒意更盛，讥笑道：“什么一正，叫一斜一歪岂不更响亮？”

一正大师哪里还能按捺，暴喝道：“好后生，老衲今日便让你知道一正的名头！”

不等旁人再劝，一串佛珠脱手激射，空中点点光芒亮若寒星。数十枚珠子纵横盘旋，或急如雨打芭蕉，或缓如和风细雨，笼罩住丁原头顶。

丁原真言念动，天罗万象囊破空而起，绚烂的光华，顿时盖过佛珠，将方